

杨延康

YANG YANK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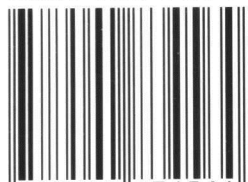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：步铁力 杜 予

装帧设计：韩 磊

中国摄影家丛书 CHINESE PHOTOGRAPHERS SERIES

ISBN 7-5008-3456-X



9 787500 834564 >

ISBN 7-5008-3456-X/J · 299

定价：29 元

杨延康

YANG YANK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延康/杨延康摄.-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5.1
(中国摄影家丛书/李媚,阮义忠主编)
ISBN 7-5008-3456-X

I.杨... II.杨... III.摄影集-中国-现代 IV.
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2951 号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版:北京艺发通达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刷:北京印刷一厂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2 千

印 张:4.5

印 数:001~3000

定 价:29.00 元

书 号:ISBN 7-5008-3456-X/J · 29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Yang Yankang

中国摄影家丛书 Chinese Photographers Series

主编：

李 媚

阮义忠

体验摄影

——延康的视觉信仰

· 杨小彦

看到杨延康的照片时，我沉默了。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，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吧，我去深圳《现代摄影》编辑部，和主编李媚商谈一些稿子的事。当时杨延康在那里工作，但并不做摄影。他不太说话，脸上总有一种简单的微笑。其实我并没有和他深谈过，交往也是浅浅的，总感觉到他在干活，做这做那，忙着。

后来，我去《现代摄影》时，见他越来越少了。显然，他在干别的活。再后来，干脆就见不到他了。问李媚，才知道他去拍照了。他要当一名摄影工作者。

《现代摄影》成就了好几个摄影家，现在都很知名。我说的并不是那些在《现代摄影》上发表作品和文章，也就是说通过《现代摄影》出了名的人们，而是那些在这家注定要留名摄影史的期刊里工作的人员，他们开始时并不是作为摄影记者调来的，而是别的原因，然后，干着干着，就干起摄影来了。再然后，摄影出名了，于是就离开了《现代摄影》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影像工作者。韩磊刚调来时是做版面设计的，做得相当出色，让《现代摄影》有了一个独特的平面形式。后来他拍照去了。现在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，韩磊曾经是个平面设计家。杨延康也是这样，刚来时是做发行的，也间杂着做些广告和印刷之类贴补杂志的经济活。做着做着，就迷上了摄影，去拍照了。而且一拍就不能自己，从西北农村拍到南方沿海的麻风村，再拍到黄土高原上的天主教信仰。后来还有一个阿牛（很多人叫他阿牛，反而不知道他的真名了。他叫陈庆军），在上海学设计，毕业后来《现代摄影》做设计，后来也去拍照了。现在阿牛是《现代摄影》驻深圳的摄影记者。

我大约从80年代中就开始为《现代摄影》写稿，并逐渐帮着做些编辑上的事。我强烈地感受到，《现代摄影》在李媚时代，总散发着一种特殊的

魅力，有一股奇特的气味，让那些在杂志社工作的人渐渐地不那么安心，渐渐地也去拍照了。韩磊声称自己是为了摄影才愿意来《现代摄影》做版式设计工作的，所以他很快就不安心待在案头了。阿牛也有这种状况。

我没有和杨延康聊过他从事摄影的动机。反正，他在《现代摄影》这个环境中待久了，每天都嗅到了影像的气味，呼吸着飘散在编辑部里的奇特清香，然后就去投身摄影了。

杨延康一拿起相机就加入到纪实的队伍，这说明他没有任何唯美的负担。对他来说，寻找一种纯粹的影像感可能更重要。他希望镜头有一种穿透力，而这种穿透力显然来自对象，而不是来自个人的幻想。所以，杨延康一开始就对底层的生活感兴趣。但是，直到某一天，他和几个朋友来到了广东沿海的麻风村，我想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感觉。他所目睹的对象告诉他，什么叫生存，什么叫生命，什么叫忍耐。显然，是现实的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，让杨延康的镜头变得尖锐了，让他在影像中找到了一种表达尊严的黑白形式。像阿勃丝那样，杨延康在可怜的麻风病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在那些陪伴着苦难人群的护理人员的表情与动作中，找到了人类尊严的普遍意义。

麻风病人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常态揭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，那就是信仰。人们的尊严是靠信仰来建立的，否则很难想像他们能战胜生命的脆弱。人们之所以没有被击垮，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了永恒的力量，使他们能够抛弃苦难而达到平静。所以，当杨延康在西北贫穷的农村看到宗教的力量时，他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撼了。他发现摄影不是拍照那么简单。摄影是一种体验，对尊严的体验，对信仰的体验。

随之而来的对乡村天主教生存状态的影像考察，让杨延康完成了一个根本的转换，把影像从视觉层面转换到了信仰层面，让视觉成了信仰的载体。于是，拍摄对于杨延康而言，就成了传达信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，拍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信仰行为。信仰与拍摄合为一体，体验就升华为对人类生存的宗教性感悟。

我之所以对杨延康的影像产生了沉默感，并不是说我无话可说，而是相反，我从他的影像中，发现了比语言更重要的价值。当我明白杨延康的视觉与信仰的转换关系时，我觉得许多评价成为多余，除了体验，我们真的无需再说什么。面对信仰，面对由信仰而产生的体验，我们在沉默之中，所得到的，肯定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。相信杨延康也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。

自述

我崇尚纪实。

2004年的10月，我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学生交流时，当放完了这本册子中的幻灯片时，有位学生问道：“纪实摄影都是表现痛苦的吗？你是怎样看待痛苦与快乐的？”当时，我停顿了一会儿，真诚地说：“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。”“摄影界中，别人在拍的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我去拍了麻风村，拍了乡村天主教，让大家看到了痛苦，知道了苦难中的他们，这不知是对还是错？摄影人有各自的选择，我选择了这样一群边缘人，用相机去记录他们、讲述他们，使他们的苦难、他们的精神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当这些苦难通过我的镜头，让人们去关注了他们，关心他们时，他们在苦难中有了尊严和爱，心中有了短暂的快乐，而我也得到了感悟和快乐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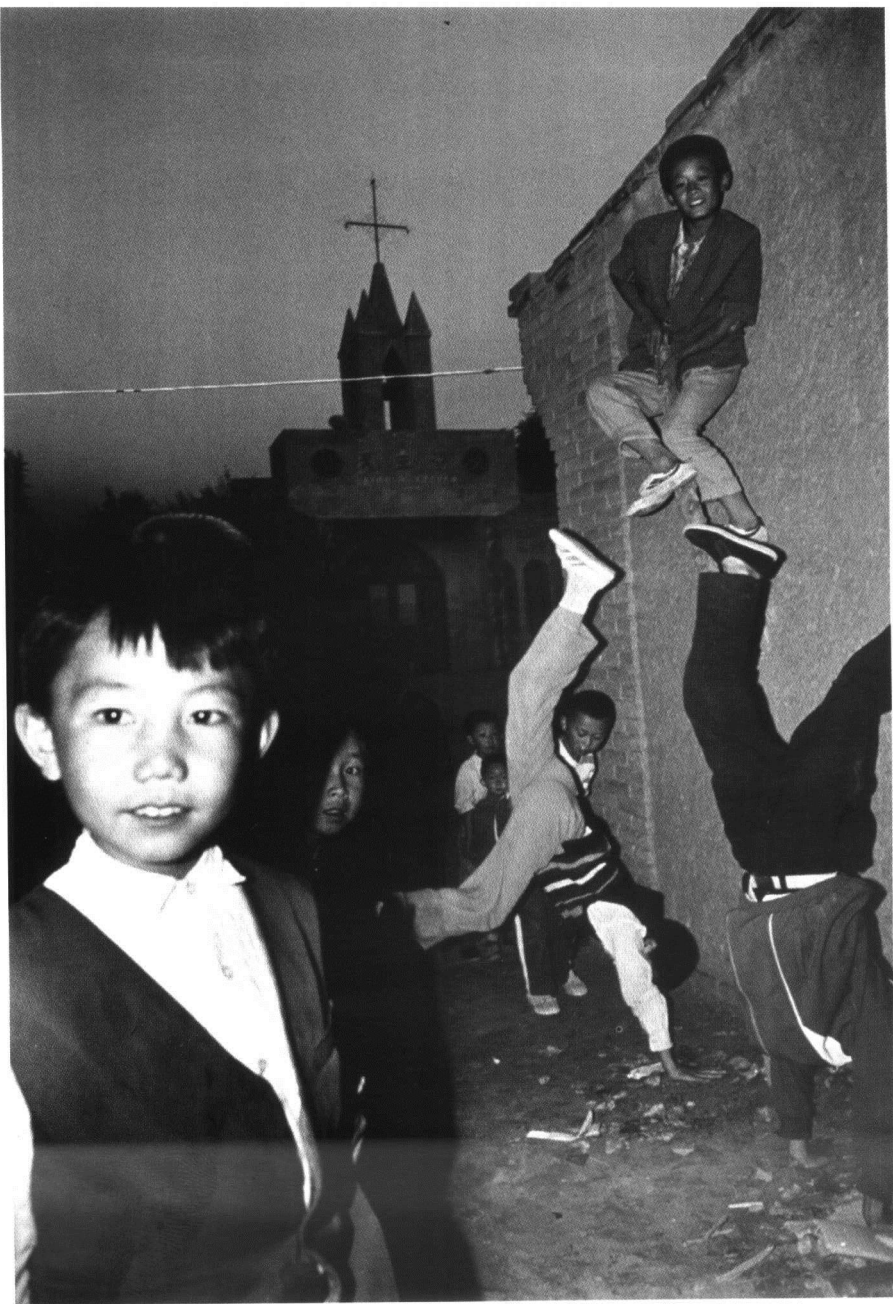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纪实摄影不仅仅只记录苦难，如陕西几位老哥的《四方城》，山东任锡海的《10号大院》等等优秀的纪实作品，以平和的心态，平民化的视点去记述了老百姓的平常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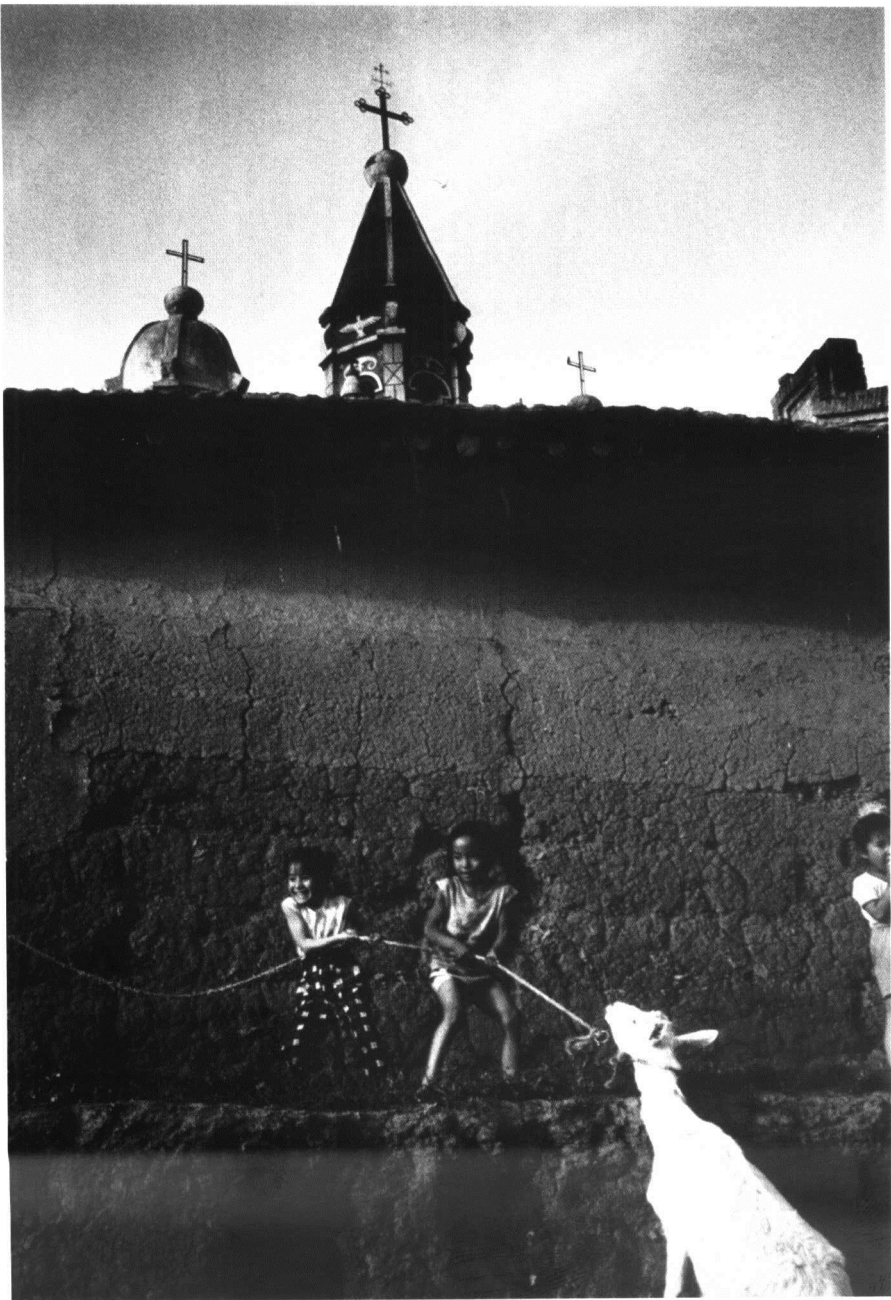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是五味的，也许我选择了苦涩。苦涩能让人记住，苦涩能让幸福的生活中少些自以为是。

从《我的兄弟姐妹》到《麻风村》再到《陕西乡村天主教》，拍摄他们如同在拍摄自己。我在深圳打工生涯，一个做面点的厨师到拿起相机去体味别人的苦难和找寻自己灵魂、精神上的寄托，这种过程是快乐的，只有体会了这种过程才会更加百倍地珍惜上帝播在我心田中“摄影”这粒种子，用心之田、精之水去浇灌、呵护，才能让绿色的森林里有我这棵有用小树。



■ 陕西 靖边 在教堂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 1998







■ 陕西 太白 乡民 2000